

寫下人生的智慧

莊華堂 / 作家

2016-01-09 石宓婕、陳柏州

前言 /

興許是老舊社區的關係，都市的光亮沒有照進這裡，莊華堂的住家埋藏在一片幽暗之下。走入莊華堂工作室觸目所及是五花八門的書刊，從事小說創作、拍過紀錄片、玩過劇團，這些豐富的文化產業經驗讓莊華堂寫出了歷史族群系列小說，寫出了一個世代地域的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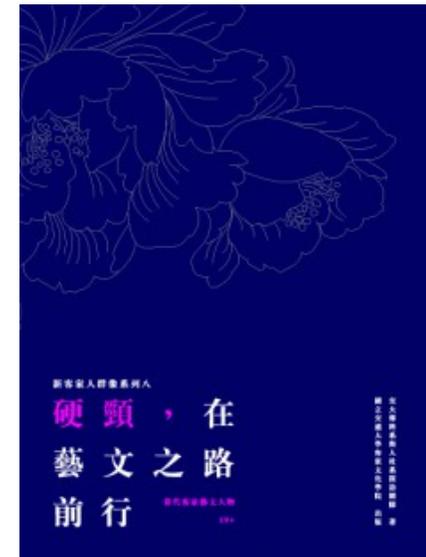
內文 /

「我27歲之前幾乎沒有接觸文學，在那之前我是機電設計工程師。」與其他作家相比，獲得多次小說獎的莊華堂很晚才投入創作。莊華堂回憶自己在擔任工程師時就對文學產生興趣，卻不知道文學是怎麼回事，在偶然的機會下加入了耕莘文教會，開始向司馬中原、楊昌年、魏子雲、白先勇等這些大師級的作家學習如何寫作。

對於自己比較晚才跨入這個領域，莊華堂說自己或許確實有些遺憾，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中間的十年曾經跟過劇團、從事田調、拍攝紀錄片，這些都已變成了創作上的能量和養分。他舉出李喬和鍾肇政兩位客籍大作家為例，鍾肇政25、26歲才開始寫作，李喬則是在20歲之前就開始寫作了，但是他們的創作卻是在40至50歲間達到巔峰，「詩跟散文，寫的是感性，越年輕開始越好；寫小說則不完全談情，是人生智慧跟經驗的累積。」

讚 0

推文



段標 / 十年沉澱·獨樹創作風格

莊華堂的短篇小說《阿坤伯三部曲》中的〈族譜〉被選入鍾肇政所編的《台灣客家文學選》時，鍾肇政問莊華堂，「你是不是客家人呀？怎麼會小說的對話裡用那麼多福佬話？」莊華堂認為在1988年以前自己並沒有客家意識，也沒有注意到自己在寫的是一個客家故事，但在1988年後，客家意識萌芽之際出版的《莊華堂客家小說選》，仍然沒有將對話全部改為客家話，他說「我寫到某些族群的時候，福佬人要說福佬話，客家人要說客家話，我住的地區不完全是客家人，這樣更適合我所描寫村莊的實際狀況。」

「年輕的時候，創作上相當程度的靠靈感，感性程度相當強，靈感好的時候一個晚上可以寫上五、六千字。」1993年後的十年，莊華堂中斷了小說創作，轉而致力於劇團表演和紀錄片拍攝，當2002年回來繼續寫小說時，寫作的速度變得相當慢，幾乎沒有一天超過三千字。對於自己創作速度變慢，莊華堂認為主要的原因不在於感性變弱，而是這十年間他成為了一個文史工作者，就像是犯了考據癖一樣，處處講求證據。

桌上至少擺了十幾本書，全是與文史和田野相關的書籍，無論是《巴賽風雲》、《吳大老和他的三個女人》還是《水鄉》，當他重返文壇創作的題材轉而著重在歷史與族群層面，莊華堂認為這樣的創作是台灣文壇上不曾出現過的，不但要有根據，還要設法還原小說裡面的時空背景。一次莊華堂看到一篇得獎小說，內容描述西拉雅族的番丁或頭目出門時騎馬，但是台灣差不多要到福康安來台勤平林爽文事件後留下馬匹才有馬，「就連知縣都沒有馬了，更何況是平埔族人？」莊華堂感嘆這樣的小說不只可以拿到大獎還被很重要的評論家評論，這是很大的問題。

段標 / 作品的價值，就讓時間證明

根據莊華堂所做的田野調查，從清朝末年到日治這五、六十年，只要客家在當地是弱勢，第一代會講客家話，第二代會聽不會講，第三代就不會講也不會聽了。作為一個客家人，莊華堂也曾經忘記自己是一個客家人，直到1988年偶然遇上了客家大遊行，才想起「原來我是客家人呀！」

但當他提到自己的子女時，也感慨她們只聽得懂一點點客家話，自己曾經在家裡播放客家音樂被兒子嫌棄成噪音，莊華堂說「客家意識就只到我這一代而已。」

自己對客家文化流失的體悟也成為了創作的核心。在所有的創作中，莊華堂最喜歡的作品是《吳大老和他的三個女人》，描寫的是弱勢族群如何在民間戰亂和械鬥中活下去，試圖透過角色的不同時期呈現出語言使用的轉變。莊華堂感慨先後幾個評論家都只從族群、官民之間的角度來看這篇小說，但真正想深入的是主要人物在各個場合和時期講的分別是什麼語言，「語言每年都在不斷變化，最後一步一步從弱勢到消逝」。

莊華堂提到自己的創作雖然三年只能寫出十幾萬字，但至少已經讓一些長輩甚至學院少數人注意到這樣做的意義。1992年莊華堂正值創作的高峰，一年的稿費登記下來也就大概十幾萬，但是那個時代年收大概要四十幾萬才有辦法維持生活，但他說「投入文學的創作，功利心不可以太重，看一個人的成就，就像是面對歷史一樣，若干年後才能看得清楚。對於我的創作，我是了然於心。」

段標 / 參與劇團成了創作的養分

「我每一次做事情都是突然。」藝術家總會帶點隨興，莊華堂緩緩地講述後喝了口茶，把思緒與氣氛帶往了對於劇團而言艱辛的過去。那個年代的小劇場在台北已有二十多間，當時較大的劇團都很難養活自己，1991年優劇團設計總監陳板邀請莊華堂擔任行政總監，莊華堂直到三十歲，才完全離開原本的工程設計業。

進入劇團後，莊華堂開始接觸客家的文史調查和紀錄影像，從事一些田野調查的工作，對象以客家、平埔和福佬客為主，因為這些族群與文化養分，給予日後莊華堂在小說與戲劇創作上很深層的訓練與養分。

1995年莊華堂也組了一個劇團，以賴和所寫的台灣第一篇小說《逗鬧熱》為名。剛開始要組的其實是台語演詩天王趙天福，他邀請莊華堂一起加入劇團。莊華堂表示這段時間相當辛苦，趙天福擔任團長、莊華堂擔任藝術總監，只要趙天福在忙演戲、排練、教學生講客語或表演時，其餘的工作都要莊華堂一手包辦，由於當時他們比較偏向公園、廣場、廟口等戶外劇場，在那個年代

除了要載著沉重的道具到處巡演，還要克服許許多多突發的狀況，例如當時社會背景下甚至要和當地的地痞流氓打交道，海報印了、宣傳都做足了，莊華堂也只好硬著頭皮去和黑道交涉，卻也讓莊華堂的人生增添了不少經驗。後來莊華堂選擇了離開劇團，只因為「劇團不能搞，會把命搞掉。」



圖2：莊華堂曾經在客家農村生活過，他認為自己最重視的客家傳統就是敬老。從小說《阿坤伯三部曲》中，不難看出莊華堂對於長輩都懷有一份敬畏之心。（永和社大生態園區提供）

段標 / 客家文化之美，值得延續

在耕莘寫作會當幹部的時候，只有兩種人會去莊華堂家，一是耕莘的文藝青年，另外則是國中小同學，兩者都是客家人，那時莊華堂住的房子有很多蟑螂，想說蟑螂的客家話怎麼講，結果當下所有人都不會講。幾天後莊華堂馬上寫了一篇文章〈愧為客家人〉發表在自立晚報，後來引發一片譁然，大家這也才知道原來莊華堂是客家人啊！

在接觸到客家文學前莊華堂已很少使用客家話，在當時的社會背景，客家屬於弱勢隱性族群，就算身邊有客家人也不會用客家話交談。莊華堂的太太雖然同為客家人，但是不太會講客家話，加之莊華堂很少在家用客家話交談，兒子、女兒也就不會講客家話了，不過莊華堂也嘗試過教兒女學客家話，只是兒女都無心學習，使其十分挫折。但是對於莊華堂來說，客家意識是有的，學客家、做田野調查、拍客家的紀錄片，這是莊華堂很清楚的一條路，也感慨客家意識到自己這一代就嘎然而止。

敬老尊賢、對長輩的觀念仍在現今客家族群普遍見到，莊華堂依自身經驗，描述小時家裡祭祖、掛紙（掃墓之意），只要有輩分的長輩在說話台下就沒有人敢講。此外，他也表示家族每一年都要祭祖很多次，顯示了客家人慎終追遠的美德。在中國的客家則鮮少有台灣的客家人所有的凝聚力，是台灣客家難能可貴之處。

抽言 / 一個人的成就就像是面對歷史，若干年後才能看得清楚。～莊華堂

BOX / About莊華堂

桃園縣新屋人，集小說家、文史工作者、紀錄片導演、劇團總監於一身。曾經執導過紀錄片【後山平埔志】、【台灣福佬客】。著有小說《大水柴》、《吳大老和他的三個女人》、《巴賽風雲》、《慾望草原》、《水鄉》等，關心的對象包括客家人、平埔族、福佬客，重視台灣族群的多元性。

BOX / 採訪後記

採訪當天我們約在老師的住處，但是時間抓得不夠好，我們在巷子中徘徊了許久，獨獨找不到那個應該出現的門牌號碼。眼看要超過約定的時間，只好打電話向老師求救，當我們抵達時已經遲到十分鐘之久，內心被各種忐忑不安填塞。

我們都是拙於言辭的人，加上遲到的焦慮，採訪剛開始總覺得有些不知所措，起頭的時候你讓我，我讓你，同班三年我都不知道他是一個這麼客氣的人。還好老師並不沉默，有很豐富的人生經歷跟故事可以跟我們分享。後來發現即使我們不善言詞又何妨？我們真正要做的其實就是「聆聽」。

寫這篇後記的時候初稿已經完成，最難之處反而是有太多的故事，我們就像是在剝洋蔥一樣，必須對這些故事進行取捨。

▲TOP

關於新客家人群像 聯絡我們

© 2007-2021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.

Powered by  DODO v4.0